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四十一至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鄭遇亨

西河集卷四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八

張御史奏疏稿序

三韓張御史以言事得罪出爲杭州府錄事參軍杭之人自達官長者下及士庶無不以御史稱之乃御史深自貶抑居官極拘檢甘處卑下每相見言論卒未嘗有

骯髒之氣見于容色第入公家事了私取生平入告者閉閤思過而其嗣君孝思竊次第其稿且過予而請予為序古者言官焚諫草今臺垣去職必鏤疏一本以誇其平日嘉謨之告類乎自衒況御史以科目起家蒙
世祖皇帝廁之侍衛更歷曹員而
皇上則又加之以非常之目拔擢之而置之南牀之首此其入告當必有大異于今之喁喁者而乃編次殘文下同庸衆此何說哉曰此則御史之所為補過者也御史以為

聖朝無闕在乘輿左右曾何足容吾拜揚則已所至無可諱之言況前代疏出懷袖不聞近侍而今則每一疏下即發諸科抄以遍示海內吾即不言天下未嘗不知也且也歷代人主厭親章奏即五日一御宮門不過令女官輪直一唱念詞頭已耳就其中揀擇驗黃百不一二而

皇上日旦負扆甲納而乙出大小詞揭悉經

睿覽煞且日左右詢若成誦者則亦何一不由

宸斷而尚容以出納嫌疑過爲祕謐不惟是也凡御史之所以再三毀棄不敢示人者亦曰有得罪之言在也夫善則歸君惡擅美也過則歸已慮委咎也向之袖奏焚草兢兢是飭者惟恐從容入告不能順外即有內降亦曰非我莫能爲耳若夫得罪之言正其過也過當歸已而御史不諱其過以存其言其嗣君即又不諱父之言以善承其過則是此一稿而御史補過之忠與御史之子幹父之過之孝盡在乎是而又何時俗之可比視

焉

戴隱居九十壽序

間嘗應世為雜文諸體什二而序什之八即他序什二而壽序什之八故當未赴都時禁勿為序而予假以來則尤禁勿為壽序然而壽序雖多大抵在六十七十之間八十亦罕矣至九十則生平詘指無幾故每因罕見而稽之古人則自衛武伏勝而外無聞焉隱居戴翁以新安名族來居武林其門閥之大簪裾之富不待言也

獨是翁生舊朝正丁神宗極盛之時每以英齡睥睨士林雖扆席當下人而意氣直上其說經談禮往往登大傅之堂而奪侍中之坐當其時稱少成者必推之乃閱歷數朝更身逢

聖世以遼顒之才而務為高隱植林開碉弄孫課子者亦復多年而逮今以九十聞夫生年滿百但指大槪而壽奇者不以限故既臻耄耋則來日未嘗短而去日實長榮啓期曰生有不見日月者而吾臻九十豈非樂哉

乃以翁遭逢子姓繞膝姻婭滿門其捧賜絮而上珍饈者皆不足引為翁慶而惟是稱觴之頃迴想誰昔凡夫所歷之山川城郭朝野風物因革興廢一如麻姑所云揚塵于蓬萊而蓺桑于滄海者銜卮扶几從容而道之此亦生人之一大快也

朝廷重高年之典尊崇憲乞將必聆其名而諮以政者几杖之錫于是乎始矣抑又聞之大年在躬必多問學故獻也而文因之考之武公九十力學成聖而伏勝以

九十授尚書于太子家令翁擁書萬卷手自纂輯往往稽稗野釋掌故宵燭尺寸尚書作毫端細字為之評隲而家訓之餘益復著格言勸善諸録以為世儆其問學何如也予生平序壽上壽最鮮而頃為楊郡丞慈親作九十序今又以壽翁即一月間而得兩序大壽以附文于末何其幸乎況百年從此臻與

平臺灣記序

從來不世之功必藉大文以傳之虎之詩長舅之銘韓

吏部之碑皆是也獨是循蜑以還不臣海邦幅員雖長

漸被有限而

本朝于四征之餘凡衣龎飡兕雕膺畫頟之族無不臣

伏祇此海中孤島從古未經奉耕犁者而戈船所屆即

驅除而版籍之然且逋逃四世由明季迄今僭妄自大

舉前代孫盧陳彭鼂與暮蔑者且偷安因循至七八十

年之間乃一旦破彭湖擣臺灣由銅山花嶼抵將軍大

奠乘潮而入斬將奪柵燔其井而瀦其穴海外一方重

申弔伐自辰至戌揮數世積逋之寇而平于七日之内何其捷也然則

廟算之神與師武臣之力其所宜鋪張而誦揚者豈顧問哉惟是壬戌春奏凱京師

天子親御端門受俘獻馘其時侍班諸臣徒稾筆立左右不能歌咏其事以壇于將來但記諸

起居為

聖朝實録採擇而俛君殿侯親歷行閒目睹旌竿之所

及辟易潮汐且身當礮石復能摩盾吮矢以誌其始末
令讀其文不啻陳琳之草檄而韋皐之紀功也則是
廟謨雖大有載事而德益彰版宇雖寬得頌言而績彌
顯斯文果傳其有裨于
聖世者豈淺鮮也殿侯既以其文上之將軍將勒石海
濵而復録其兼本以示世因次其篇帙而屬予為序謹
序

西湖倡和詩序

康熙廿八年三月吴門顧迂客伯仲偕依園諸子來西湖時隄水初漲樹與草皆改新葉山容之開閉于雨晴之間者日再易會張太史毅文自淮至家明府會侯自睦州至迂客故好客早已偕錢唐諸子若吴君寶崖許君莘野輩為文酒會至是豪飲窮山水之勝凡飲十晝夜不輟夫以良時如晩春勝地如湖高朋佳客相遇如迂客諸子豪飲不可已如此晝夜凡有一于是皆宜有詩而茲且兼之其彼唱此和而裒然成集固其宜也獨

是迂客非酒人其家有名園今人所稱依園者其花竹丘澗甲于吳會其伯仲以才名致天下士車轍滿戶外而獨于此地且一再至流連文酒間往來送迎豈此鄉人士獨與迂客有殊契與曩時十郡大會當

章皇帝時考鐘伐鼓極交游之盛今歇絕不可再矣所幸

翠華省方駐蹕此湖凡樓觀之望幸草石之被顧者稍有生色或可以助登臨之興而予復臥病乃不得一與

良會以自廁于負囊挈榼之末然且讀其詩而爲之序之寧無媿與

鄭彥升棣蕚樓詞序

唐宋樂府本于隋時分宮調者大槩以二十四調之律增減爲法故詩餘舊譜原有稱黃鐘宮黃鐘商者不止小令長調分部曲名也然而詩餘初起在中晚唐之間其時樂工正盛尚能按歌而大晟樂録自秦周以前多中聲律故其詞雅馴南渡以後詞人爭爲拗劣偃蹇亢

珮瓅屑扢㧕以為竒然而樂府徵歌則從此多濶絶焉鄭子彦升與其伯仲並馳聲藝林既以詩古文辭爭長海内復出其餘技為棣蕚樓詞嘗展誦之芳姸秀綺沖瀜涵雅如赤城之披霞與蜀江之濯錦即比之竇羣之聯珠義山之花蕚鮮有遜者予夙諳聲律近從先大夫遺志著為樂録正將按五聲二變七始九宫十二管之法編繹成書而細繹玆詞正與聲律㓜眇互相闡揚則謂棣蕚樓詞直接大晟而上之其亦可也

王明府季試文序

朝廷設科取士三載論秀以簡于春官然後策試而用之要其初則黨庠酇遂其載事也曩時文翁興教原以吏治兼學術而其後政教攸分各有專典然猶郡縣較季與司教課月督學考歳相表裏蓋鑒迪精良進升有籍學臣之責也比按其生平時擩而月染之郡縣長人者之事也衡麓王君以楚黄名宿出宰仁和明庭固非百里才然且行省煩賾凡夫簿書之紛紜獄

市之稠雜戸版稽覈徵調去留之糾錯與夫上官客使都亭廨舍芻茭畜牧監燎監濯之猥瑣即朝暮刓劃矻矻不暇給而乃車茵乍暖即屢進邑之賢良文學而諮詢之以為臨安都會本人才輻輳之地埶林華府爭長海内當此

聖天子右文之世而不以文治何以善政于是出其冰鑑搜網剔抉覺明珠在淵有似手拾崑山之石不揚而剖第就其所巳録者而諦觀之一若樽俎之陳筵而梗

枘之列肆雖風會不齊而度量所及歸于醇一即或起昌黎而祛繁縟出廬陵以斥軋茁不是過也夫丘壤師山百川學海凡事有本故仲路為政告之身先況文章模楷必有宗工為範圍而君以兩湖名魁其經書墨義海內爭誦之為舉文之式迄于今若干年矣鞅掌所及尚能洋洋澔澔筆落而章成比之注水之穿錢彈丸之脫手極下帷穴硯之工而悉莫之及以之槼矱多士而多士宗之未見虎魄受腐芥磁石收惡鍼也所謂有本

者如是也然則君之為政可推已

高學士花源草堂圖序

宮詹學士高君以侍從入直

禁廷者十餘年會

天子觀河南巡躬禱禹廟學士仍得叨

扈從之班託之陪乘以暫還故鄉

皇上乃于問俗之隙命減羽騎幸學士山庄俗所稱河

渚間者

上顧忻悅乃親灑
宸翰書竹牕二字以賜之真異數也前此學士先贈公曾授生徒講學河渚間而其先數世有菊磵公者以林湖巨室著書于葛嶺之陽與河渚近學士少習其地猶能記童時往來游釣之所而有懷靡及嘗
扈從松亭
上命學士登盤山之巔任其幽探以慰其丘壑之念學士因為記記之其流連慨慷未嘗不嘆夫遂初之可懷

而
君恩之難遽釋也今供奉日久毋論里桑社井榮枯匪
昔而即其河渚往來登臨劉覽之跡略無可驗徒以丘
樊未改稍理其竹間數楹留以為他日休沐之地植花
種魚猶尚有待而
萬乘之尊早已幸臨而惠貺之固屬非分然且
乘輿既還追憶前事其所賜詩復有花源路幾重句拜
賡之下詠嘆感激夫以河渚之間梅花十里其間長汀

枉渚一往迤邐真不啻有武陵桃源之目乃
睿題所及覺山川草木爛然生色因供
宸翰于其堂而復取花源二字為斯堂名兼購畫工為
之圖以傳之不朽吾聞草堂居士督陜河之東竹樹泉
石稍有可觀而宋宗還祀汾陰召見不出詔圖所居以
寵之今學士身居
禁近日在蓬山瑶島間烟霞錮癖未嘗或間所謂夔龍
在側無異巢由者而

聖情眷戀猶且幸其地而為之詠歌嗟乎以視彼巖居
圖畫者何等也

王君慎齋詩集序

人之為詩比之大樂之吹籥工師之斵杗杙大抵深心
厚謀往往竭蹶于禔躬治世之所為偶出其餘技以為
詠言亦或殫心著作高文典册連累乎筆札間為短章
雜什以簡括其志意故詩者弛也弛其所有事也詩者
貫也貫其散者而使之專貫其煩者而使之簡也顧人

而不為詩也人而為詩則好見其技一篇短幅促易以示世二夫謳唫諷嘆初亦何足以自異而大事未就則姑出此以為可見之具三是故人之為詩者不為不多而人之自鏤其詩以求衒于世即不必不少王君不然王君以文章自命其考求經學裒然稱著作之林自馬融盧植以下代有模楷然且才力敏練急出其學問之氣以與世相周旋凡國家大事兵農禮樂以及錢刀鹽醢之細無不經營貫串洞析源委然後轉見諸行事自

對策

大廷驅車江表綰銅結綬以致身于社稷民人之間于楚于豫皆是也然則其為詩特偶然耳然而詩之工春容雋永功圜而思健往往語隨興驅而勢逐情起所謂茂先得其清景陽振其雅者是亦何難出其緒餘以遽見于世而乃藏之篋笥顏曰詩存葢以為凡吾所見有大于此者而不在此區區之間也今慎齋以居官逝矣予歸田有年一時孝子有刻其先公遺集而屬予序者

兩人一俞君友薇一王君孝先也夫友薇先公早年以文章經術縱横蓺林其試仕百里稍展驥足與慎齋等而齋志以殁乃兩家孝子皆能舉于鄉以繼夫先人之業而孝先復能搜討遺文與友薇相繼以後先嬗世一似手澤桮棬之不可釋者夫孝先孝思固不可及然而慎齋之不弛其事亦可驗矣夫慎齋豈甘以文章自貫者耶

凌生詩序

當明崇禎間訪友來杭人士望望多以藝文相往來每通刺後必出所鐫文互相質詢顧未甞及於詩也即偶以詩及之必謝去然而其詩工焉既則棄舉文習為歌詩西泠詩遂行人間然其詩猶工今則為舉文與為詩者相半間或為舉文不利盍復為詩歌以攄其不甘之心於是詩之數每多於文而詩反不工何也夫詩弗易為也唐以詩進士猶舉文也然而工者少即山人木客尊師上人終身絶仕進刻意為此而自唐迄今傳者罕

有夫生人才質有限即工力歲月亦復有素而以舉文之餘汲汲為此縱使講求嚴峻望而却足猶恐以慢易為之而近之為詩者便於荒陋可以不才不力不汲汲歲月即日習舉文而可以餘工為詩以為詩固有時近之為時者如是焉爾而於是為詩者愈多而詩愈亡淩生繼滄有家學其尊人鑑含君以舉文解京師有名繼滄繼之不獨舉文佳勝早能以試事爭長藝林即為詩亦輒矜慎不輕於下字嘗持詩過余反復裁酌若有不

趨於輓近不止者其為詩豈可量也淩生將以詩封木而索予為序因序之而并論其詩之不易為也有若此

李使君修復郡治城郭壇廟館廨麗譙諸碑記

序

古者以京朝為右凡內舉不得皆謂之一麾之出而其後位重親民往往擇京朝偉仕為名都主因有以相國之尊乞居外郡者世所謂千里之師一州之表任甚重也三韓李使君以從

龍世胄暫紆邦紱其在先朝曾有以寧前巨鎮作萬里長城彪炳史册而奕葉以後其以元勲受帶礪之盟者亦復不少使君以三省儀同之子束髮入仕即以尚書郎受知

天子簡畀斯任宜其驕貴自暇不習民艱而使君自下車以來飲冰齕蓼晨葢而晦轍程石計簿瞬息而斷惟日以小民疾苦經營胸臆雖世濟之裔原有中外治譜相嬗勿替然非使君之神明智計實有以周知之不至

此夫郡事之骫廢久矣自居官者以所歷為傳舍而一二因循之長又復市名飾貎動不關心誰則墜是修而骫是飭而使君則懃懃諮詢孰者當舉孰者當廢迄于今其為振興而可紀者比比也夫妥神祇祠賢哲惠賓客謹候望興學砥材平庭息獄以至觀雲察物立防通堰此皆為政所尤重而使君皆有以舉之然且自抒其意布之詞而勒之石百年因革班班如也至其誌記之詳明情文之闓切懋于行者粹于言又無論已今夫賈

父治洛刻石伊闕記其事也羊公之碑過峴而泣則又思其恩也使君之治行實不勝書而愛民之情每有超于記之外者近以八州澤國痌念水災于救卹捍禦之餘見洪流湯湯仰天而泣夫秦越肥瘠誰為膚受而觸目而慓于心則其極力拯援者何所不至然則使君之可紀豈惟是矣

趙管亭涉波詩序

管亭詩褰英擥秀時露騷屑故其任潭州司馬當橘頌

之地京師同志咸謂其才與地值應必有涉江凴弔諸
作而政紀瑟密悉志時事間為嶽麓諸誌與邦賢登臨
詠嘯屢見篇帙他不漫及蓋其胸蘊經術務期有用一
旦見諸實事遂紛綸揮霍盡其解剝而後徽言以見意
此載石既行所以有涉波之作與施侍讀嘗言越人為
詩能不囿于俗謂明不襲文長宋不襲務觀與世之惑
輓近之說者有別今管亭千騎將臨雲間此地為文章
林囿當三吳靡然每趨逾下之際而此地靈光巋然獨

存雖他時政事其煩賾必百倍疇昔而公家事了出與諸越布佳人談議風雅振起隤俗詎不甚快然則涉波亦先聲也

重修笑隱庵募簿序

笑隱庵在清波門外相傳古法喜院地而與學士港為隣居人每種花港間西湖十景所稱花港觀魚者即此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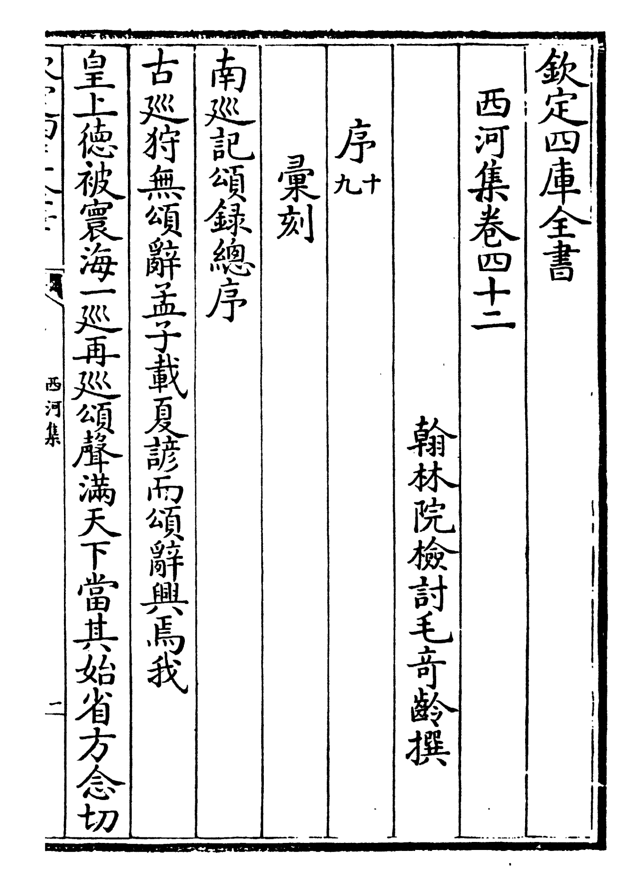
國朝初年已廢院為錢氏湖庄而陳君太蜚以禱嗣而

購復之仍名笑隱有年矣康熙丁夘予歸田之後訪奕公和尚于其中見殿堂水閣四顧軒豁頗足棲息而牕戶脫落欄楯攲缺不無鳥鼠風雨之憾因嘆是地修復本有時數乃不轉瞬間而遽至于是刦灰咫尺可念也及再過三過則綢繆不早將有不可搘拄者奕公憂之思重加整葺而謁予以疏予思近遭歲饑四民俱乏之財孰能舍其所無餘而急人之所不足顧爲事在人事果可為則必有一二人焉起而任之當順治之末戎馬甫

靖瘡割尚未復陳君合鄉之善信剏為是業而院無宿糧薪蘇顆粒皆給之于外奕公以太白宗傳息居此地未嘗以鉼鉢乞假道路而姚君斐成為之力營供養等之月進迄于今其運以務而繼以粟者縷縷也世不乏善信豈無嗣兩君而興者夫陵谷之難問久矣湖山如故而興廢相尋曩時清波湧金二門皆予郡名園若所稱祁中丞商太傅别業燈火笙歌不絶晝夜而今已盡為馬塍菜隴披離烟水間天下事成之難而毁之易祇

此區區笑隱聊以存湖山萬劫之一而猶忍坐視其廢
而不之救吾恐有心斯世者必不出此

西河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四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九

彙刻

南廵記頌錄總序

古廵狩無頌辭孟子載夏諺而頌辭興焉我

皇上德被寰海一廵再廵頌聲滿天下當其始省方念切

惟恐小民痌瘝不一周知而山川土俗且相隔而不之浹而其既則觀河祀禹遍顧閭閻而咨以疾苦其間省軍減從凡太馭掌較司賓職會未嘗有鑾鈴鼓㯹之設因之罤幕鼎不張帷宮不御田更市販趨走如故則夫王通所言虞帝一歲四巡而國不費民不勞者于斯有焉東漢光武廵行南陽特召父老吏人與之飲食兼復其租賦他未嘗有

皇上羽騎所至輒有犒卹東南大省盡捐賦税是

車駕經行而民受大賚真所謂不游何休不豫何助者

謳頌之興即起帝偕虞舜夏禹周成而一一記之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草臣聶先託跡吳門親見夫萬戶歌思兆人慨慕攀

鑾留

仗向天號泣而臣民之陳謳獻頌者萬紙盈集

皇上慮涉鋪張屏却勿納然而民志殷焉臣聶先隨遇所見彙錄一帙不務援引庶存大旨于以鼓休明而歌

太平不無有助因為敷揚之而題之于篇

李廣寧課愼初集序

開國之初天必生勘亂諸賢以拓疆土而繼世稍定即為天地闢經緯之資埀飾民物故揆文奮武往往相倚而當其王氣所鍾則參墟豐邑每萃其材于一區將易所謂嚮離以佐治而動為甲兵即静為文明義取此矣我

國家從龍之彦盡出遼海青山李氏尤以大勲在王室勒旂常銘帶礪父子兄弟皆仗旄負纛功名葢天下迄

于今即以游仕蒞九州牧伯不一而足乃廣寧先生獨擅文譽比之東吳之有平原江左之有康樂自通籍以至課績所至燕齊吳楚山川風物舉凡賓客之往來政治之得失悉有以見諸篇章而形之賦詠渢渢乎文章之能事稱極備焉往予在京師序廣寧所為詩猗猗雋永趣昭而辭壯韻流鋒發嘆為近代詩人所未曾有今則體裁既徧卷帙更博自南津楚游數詩而外益以耕露元對諸草髙文典冊合為一集庶幾哉滄海之洪觀

矣易以山嶽之尊下于坤輿名之為謙而夫子誦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顧往往以語言概之故謙本從言而繫以德言禮言驗其恭謹今先生以課慎名集已極畀牧乃復由渤海專城東方千騎不憚越數千里惠示兼本索一言以題其篇何善下也夫物薄而用重者則謂之慎功大而語下者則謂之謙故勞謙撓過每至賛易者並提而論而先生之集有以兼之讀先生之集而不嘆為德言之先資高文之厚藉豈人情矣

顧溪翁拈頌序

嘗與張杉寓天衣嫚侮知識戲拈梁山牧牛頌以試之各口占數語而雜以諸方語録非知識所素曉者知識分別是否乃句割而字析之如肉之剔骨而白之判黑張杉始愕然因而信之且好之而予則至今未有省也會予官京師

天子名知識圜公令居

萬善殿而圜公以病辭先涅槃十日預定行期為疏謝

至尊兼作書以別所知者當是時其所記莂者顧溪翁也吾聞溪翁居長安口不言佛日與公卿大夫抵掌論時政得失溪翁氣故豪抑且多學將游于遐人以見諸行事不知其所記莂者抑又何等得毋以世法當佛法與乃溪翁歷參諸方多有拈頌其先後圜公而顒授以法王法者且比比焉予請急歸里而溪翁南來復得讀舊時所拈頌茫然不省一如前之拈梁山頌者予方悔相從之晚而張杉已物化假使杉尚在得見是頌不知

以視當時之所拈又何等也若其附棹歌諸詩則船子倡和別有解會歌若者非通州司馬詩也

兩浙提督學政春坊鄭公新任序

自昔三年一比士每遣使巡視諸學而宋崇寧間遂有提舉學事之制令專興學政歲巡所部此即提學之所由昉也我

國家設官分職一循舊制獨於學使諸路

天子念東南文盛特遣江浙兩省比之直隸既改道為

院而以曩時直隷用侍御史者今更以詞臣為之非曰
蘭臺柱下舊本相通祗向以史館權輕惟臺省知雜可
以杜怨望而斥鄙薄而今則堂堂使臣無敢褻越第出
槐廳學士子手秉衡尺以之坐鎮而有餘則夫向之用
御史者所以重事權而今之用詞臣者抑所以崇文教
矣春坊鄭公由　青宫近臣視學吾浙其生平藝文固
足以上副
主知下慰人望獨是學習稍弛以冰清之府而視為𩸞

鄭雖伯夷仲子之操皭然不滓猶必以潢汙目之在他人之覬覦而干進者固亦不乏之而屬垣闚室其將緣窺伺而思以中之日三至焉世亦知先生之髙行固何如者耶夫致身通顯貴乎早成故有志特達者往往詘指年歲競以三年執政五年持槖為盛事而先生垂髫登第方以丁年為十九人中之冠將進此而黑頭入侍控馬長吟所為其年不可及者而乃棲遲閭閻踟蹰子舍者越二十年即戀

關情深猶且偃仰東園從容就道其甘心寧澹爲何如者天下未有薄於世榮而猶可干以所私者也況貴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取先生方鄉游日與諸同志飲酒賦詩登山臨水遇遠道客至必典衣治具爲交游歡其髙談性命諮諏治術每有口道榮利以爲恥者甚至當事見重有邀以請託藉之作舟車僕債之眥而傲然不屑卻之如浼非髙懷峻潔皦然若冰壺之湛於胸何以得此且夫先生之得人非今日始也在昔西南甫闢昆

明作收

朝廷以揆文為奮武之略特
命先生驅車萬里主文其地一時文教煥然麟麟炳炳即至敬弓擐甲之徒亦復詘躬搖筆聽鹿鳴而膺論秀一何盛也夫銅街備官亦既多日其同籍諸賢已有進持槖而至執政者而先生方庶幾服官之年出典文柄做之故事原有下車迎慶之典況初度甫值則又舉觴所必及者竊思文昌六星在魁前炳燿介於諸府故天

之六府皆稱文昌而先生以司命該六府之盛此與弧
南之壽正復相埒且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
文王以官人稱矣奉璋髦士無非良材濟濟烝徒貽于
雲漢其官人之功何關年歲然而誦其詞者不曰萬壽
無疆則曰祈爾壽考然則文王之壽以官人傳先生之
年以作人進在前迎慶原以
朝廷之得人為吾浙賀在後舉觴即又以先生之作人
為天下賀也因合誌其辭而為之序

沈母陳太君壽序 師尹又宗尊人也

古閨中無頌禱之詞近世尚生齒凡閨闈內外懸弧懸帨槩有頌詞故予自弱冠即為親朋閭里行文寫幛閱五十餘年其為文不知凡幾大率金泥鼎篆為屏幛光悅已耳其文置勿弃即弃亦百不得一二而乃有不盡然者沈母陳太君以潁川名族而歸于吳興少時工織紝婉娩姆訓且席王父方伯公後知書嫺禮讓不幸而兩失怙恃相依中表間然且剔臂和糜以報其鞠子之

勞暨乎歸而相君受室餽祀獻饗仍然以不逮事尊章屏巾却御比之桓少之從夫樂羊之事親較有類者獨是予與太君之子游在十年之間其尊人文學公早年有聲予嘗與其家司法褐衣席帽應崇禎已夘鄉試已知文學公頭角嶄然暨同遭國故見公與太君負鍤偕隱然猶竊誦其所為文以為難及至若一門羣從都官詞翰其為聯丹陛而惇世好者又無論也乃師尹又宗兄弟但讀父遺書以祇服母訓自予歸田後而與予益

親若以予為江左老成可以備冠冕本源之問不憚載酒造廬以相爲周旋夫以師尹兄弟之才當青陽壯齒出其所學何難驟見諸施為乃獨蒔花藝竹經營湖山泉石間日侍太君膝前以娛其志意然且定交有道藉其語言于以壽其親于勿替此其孝思為何如者今夫鳳凰為羽族之長翽翔丹山負仁義而苞德業其于靈祥四應可謂極備然必雙雛羅其前九子繞其後然後足以昭六象之華喬松結根于山阿上拂浮雲下淩巨

璺含星辰而麗日月其于窶藪紛綸蔦蘿轇轕可謂極盛然必五釵之枝附其旁三鬣之萌挺于下然後可以成千仞之勢何則其所孕育者大也方予少年俠游雅尚氣節不事家人歡暨稍長而儉德避難益復無所顧戀今且暮矣然當斯之世出處進退無一不可而特不能優游于門戸之間若太丘之子所稱閨門雍睦者而師尹兄弟皆能之毋論他日致身厚邀揚顯而即此娱親膝前茂枝葉以芘本根有非尋常羽翼所能及者是

則可慶而可頌也已

仁和邑明府王公治行録序

周制以縣正掌縣政令而秦漢分國因之設百里之寄雖猶仍縣名而南面方幅與列侯等故白太傅曰今之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其位與后王君公有大小而無軒輊凡一縣之事皆得專制故西晉以後縣有治行即報以大郡非歷宰名邑即不得入為臺郎而宋淳熙中每用京朝官出署縣事此其為任亦重矣夫以綦重之權

加之以專一之制稍有偏側即成畸致豪氂而千鈞跬步而尋丈生焉衡麓王公知其然其宰仁和也務為坦坦不務為矯矯曰為政去太甚而已乃不數年而政成凡顯義詘惡舉利斥害自講律讀法而外諸如農錢獄市都里術序水旱盜賊凡諸當為事無不一一經畫予以各得而民已便之為之謳其功誦其德歌咏其教澤所謂所在無赫赫名而令人可思公之謂乎生平讀大學怪其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其所肄業率皆后王君

公名卿秀士之輩而其言好惡一歸于平孟子譏國僑乘輿濟人而其所救正之者第曰君子平其政夫以民好民惡為民父母者而惟以至平之政行之故洪範曰無有作好又曰無有作惡夫猶是好惡而作之非平平即非作此遵王之路所以一本于王道之平平也我國家首嚴治外每慎簡百里以為激揚故三年試士自詞官外悉起家邑宰以覘諳練而方州伯長即又廉法自持倡率諸屬則亦何得有咈志違道下干民譽而有

意圖治或未免蹈賢智之過公無慮也葢為政得失關乎學問公西陽名宿舉進士者若干年文章遍海内其于學無所不窺即盤根錯節宰會城首邑日持衣出入倥偬不暇給而一出以學問之氣從容就理倘所稱左手畫圜右手圖方者耶倘所稱帍抗能理繁尹嘗堪治劇者耶倘所稱試宰大邑内可為臺郎即外可報大郡者耶夫一邑之長與一國之君相等也一邑之民與天下之民無以異也一民歌之衆民和之天下之民皆應

之然則公之宰天下有如此録矣

重修慈濟禪院募序

慈濟禪院者敕建寺也其寺在杭州花市中相傳元至正間有牧牛孝公者遵母遺命改其宅為寺會其時住僧有以國師為元主所賜名所稱弘慈普濟者而節取二字以名寺謂之慈濟郡志皆載之而歲久而瀕于毁也夫古刹之難復久矣以將㴊之蹟當不背之工加之以金錢四匱之際欲程株集土建標飾幹以力求興復

誠亦甚難獨不曰人各有親乎昔有過王祥之里而式其廬入田真兄弟之鄉而顧觀其宅與其樹者今區區一寺而昔以孝興今坐視其廢而不思其孝必非人情況金錢雖匱不必有過于牧牛倫行雖衰不必即遜于牧牛之行孝住僧雖無緣不必驟幾于弘慈普濟之動帝王而錫名號則一念及親而重為之感激而慷慨焉未為無是也因應寺僧請而告善信以是言

聖賢儒史序

聖賢儒史者王子草堂為學宫祀典作也夫學宫祀典
而何以謂之聖賢儒史也哉古者有學而無廟凡釋菜
釋奠皆設位為之而其所為設位者則一聖數師而賢
與儒不與焉一聖者先聖也數師者先師如書師禮師
干戈羽籥諸師皆是也故唐虞夏商其為聖為師皆不
可考而自周以後則周公為聖而孔子參之若夫師則
詩祀毛萇書祀伏勝樂祀制氏禮祀高堂生即生其時
為學宫教授周官所稱師氏者而死亦祀以為師葢聖

重于師久矣兩漢六季猶學與廟異故高帝光武皆以太牢祀孔子則皆在魯廟而魏晉以降如咸康泰始講經釋奠則皆在學宫自唐代以周公為聖孔子為師詔立廟于學此廟學所由始旣而以孔子為聖顔淵為師而然後徐及于諸賢又旣則以向之所為師者若毛萇若伏勝若制氏若高堂生輩復祀于諸賢之下而于是始又及于儒則是聖與賢與儒皆後世遞增之名而非其舊也夫聖與師非溷稱也在昔孔子周時已稱先聖

與周公並尊所謂在周以周公為先聖在魯以孔子為先聖者即在唐以後偶詘孔子為先師而即已改正則既裁封號亦宜獨加以先聖之名而以諸賢諸儒可以當五經六藝之師者則為先師乃明代寡學以嘉靖議禮之臣而妄改祀典忽易之以至聖先師之名而後遂遵之而莫敢易焉古註師官名即學宮之官故周禮學官稱師氏鄉學稱遂師族師鄙師閭師故後漢朱浮曰天下宗師皆博士之官故汎稱夫子可稱師如孟子百世之師孔子廟廷可稱師如韓愈孔子廟碑匹夫而為天下師類而獨于學宮不可葢古凡生為學師死即祀于學亦稱先師見鄭康成註則先師

即學官也若以師為無位之稱則不然相傳夏商以後多以堯舜為先聖后夔伯夷工倕輩為先師則皆有位者且師保傅皆官名亦皆主教訓之官左右王者又師工也如宗工宗匠類以為一曲皆有師耳但世有工師樂師而無工聖樂聖則何如分先師之名而獨稱先聖為確當也　夫合師于聖邈而不尊附聖于師轉見輶褻然且賢儒錯列前後紊序舊所列儒若鄭玄盧植服虔范甯輩翻以學未顯著明末罷祀而乃越級升降如宋徽宗之陟王安石于顏淵之下明季崇禎時之躋周邵程朱于漢儒之上而于是為賢為儒皆不可問矣且夫學也者非廟之謂也今既立廟

于學而上有追祀下有配食前以饗先聖之先而後且逮于邦賢國大夫之報祀則已煌煌然為孔氏廟庭而至于負牆面水圜橋半池之制則盡設之于廟廷之前假使春誦夏弦詔樂講射憲老而合語饗賓而上尊以及文則授經于堂武則獻馘于陛皆行之几筵俎豆之傍則瀆亂猥褻不可為訓于是不得不別搆一堂以當學宮如今所稱明倫堂者而楞然三楹無牆以依之無圜橋以進之無泮林泮水以周旋之可謂學乎今議禮者當于

孔子廟庭外或傍别設學宫而移櫺星門内圜橋頖水之制于學宫前為是則夫今之為學宫記為祀典誌者皆非其實也曰吾第以為聖為賢為儒者之史而已矣然而為聖為賢為儒者之史而列傳一百列賛三百自表序譜誌以後凡山川里巷封爵年齒制度名物禮樂文章以及諸儒之黜陟配位之升降釐正訛謬辨析毫髮纂若干時成若干卷煌煌乎孔林之巨觀聖門之盛事也草堂幼尚實學長為人師其祖其父皆以孝友姻睦稱于鄉予甞登其堂聆其教而敬

之重之草堂一本其世學履方居正曾于　和碩康親王南征之際獻以正學有云　王之富貴非今之所謂富貴也葢聞富莫大乎畜道德貴莫大于為聖賢　親王聞其言而式廬賜蟒呼為醇儒予嘗讀其所著書嘆其于朱陸同異之際多所昌明使後儒顓隅之見盡為氷釋嘗以為儒林千載有如此人而今為是書其有功于為聖為賢為儒而以為史也其明于禮也夫其不悖于古也夫

佳山堂二集序

馮相公詩集也

夫子致政將東歸予時爲史官不能從然心實依之于其餞也走馬出長安門外望後車既遠猶立大柳下流淚而返既而夫子貽書來招予云鄉林雖遥然有田可畊有書可讀城中佳山堂與城外冶湖相望可往來游從于是爲五字詩招之今集中詩有所爲寄大可者是也予時約小妻曼殊並車往無何曼殊死予嘗過萬柳堂見夫子所種柳徘徊思之嗣是予請急迂道謁夫子

于佳山堂留連三日然其于從游之志終不果去其迨
今夫子之子為予郡司馬以歲薦遷信安太守瀕行始
出夫子所為詩命予較訂書曰詩言志子夏曰在心為
志發之為詩當夫子致政時本期以明農之志乞還東
山而
天子賜詩曰元臣樂志年且復鋟文石為印記以贈行
有云東山適志者夫人惟心閒故意適性定故情樂而
皆于志乎見之志適則無往不適志樂則無往不樂故

人謂夫子之詩一隨乎遇而不知志之所在詩即因之毋論薦荷被芰優游畎畝其志悠然而即其槐堂判事身勞而志適綸闈參政所憂者在民而所樂者仍在志亦安往而不自得矣佳山堂詩集錄自庚申閏二年而後致政今之二集則半猶壬戌以前詩也自庚申以後戊辰以前同一適志亦同一樂志所謂夫子之詩不以出處殊不以顯晦異不以勞逸岐不以安危變猶造化然獨是予壬戌歲隨諸朝士餞夫子東歸閱四年而始

請急過謁通德又三年而餞夫子之子椎輪卧轍始得讀夫子二集較讎之而附以一言然猶未得決從游而遂以志也若夫佳山堂則已别名為適志堂云

西河集卷四十二

西河集卷四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十二

兩浙張中丞監臨庚午科鄉試舉人放榜謁謝

公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九年禮臣舉賓興故事次及兩浙分

別監臨提調監試考試諸官而以大中丞張公為諸使

長監臨全閩昭舊典也前此東南用兵師武策力能以克詰戎行樹揆文奮武之略遂致東南禮治甲于天下我
皇上廵方來浙特廣文教進諸生而諭以文章經術之本士子之渢渢興起于黌序者三物六行互相比較惟恐以浮文虛夸致妨德藝往往簡練揣摩必欲使偶然摸索皆名副其實而言見乎行始不負
國家求賢至意故公于闢闈之始上下劼毖綱紀肅然而一經鏁院遂晨夕戒儆防衛周密使中外官僚豢詳

校理無不矢公矢慎底于有成公之于監臨可謂勞矣

聞之宋之嘉祐以廬陵歐陽專主貢舉與端明韓君龍

圖梅君輩互相倡和嬗為勝事今之監臨即古之知貢

舉也然而監場視卷今昔不同夫程材無方升求有數

則限于材地風簾官燭刻日迫促則艱于審視參詳分

牘各執意見則難于合併而公皆有以調劑之未嘗為

苛細之行而合同融化以前簾而統中簾之務相傳草

榜已定公遍閱其所取者為之甲乙暨放榜後尚能記

其詞句而指其瑕瑜自非至公亡私以得人為已任者焉能至此昔者武成榜發姓稀名闇即為時譏而今則知名之士前後絡繹單寒陋巷皆蒙進取即閒有閥閱子弟世濟家襲亦必少見頭角曾稱藝林並無衣冠襁褓之藉為口實道路之人不歸之主文之明而歸之監臨之公不歸之參詳小試之能謹而歸之監臨之飭之嚴而倡之嵗則豈非方州大臣實能以求賢進士為致主之先資也哉公詞臣起家分闈者再皆以得人膺冰

玉之鑑而觀風浙河日省月試裒然舉首者多登賢書
其惠我髦髦如是歲在庚午識者謂庚者更新之象而
午為文明離光正中必有大人焉起而持其運會者公
其是矣榜發之後舉人若干人謁公于軍門例有饗謝
因請予為文而序之如此

蒼源文集序

吾越自陸佃陸游而後無文人焉若徐渭則缶邑之長
豈可與中原伯叔較先後哉然而概視之天下與吾越

同閒甞北極燕齊南抵甌越東西歷江漢河濟求若雲閒日下相見如素渺不可得即或聞名而思通文詞以致慕效亦百不得一二然後知吾越雖乏才仍未甞少遜于天下人亦有言一隅者四表之則也九有者一方之積也當予出遊時有稱諸曁馮蒼源氏為吾越著作之雄予甞思其人而未之見也曁予歸里竊覩蒼源氏所著有叢筍一卷其目列叢説叢記叢問叢對諸條彷彿古諸子家言而不假連類不藉影響直抒諸所見而

精鑿刻核語無旁貸鍥鍥乎論難之能也越數年而介

予及門示以生平所著書兼屬予序人有學文不成者

去而學藝而藝成曰文與藝等也學文之家不必減于

學藝之衆也然而十人學藝而十藝名十人學文而文

不得一名豈真藝人羸于才而行文之家率鑯心鉥智

曠百世而不一覯哉夫操斤滿前不可謂工倕也把筆

者滿家不可謂屈宋與賈晁也藝事易習而難精文易

為而難以名然則其所謂無文人者非無文人也謂無

文人而如農師如務觀者也蒼源之詩别于文長而文則直與農師相頡頏吾越之人斯居其一矣特予與蒼源相隔秖百里耳其年齒相去亦不過七八歲以下而示我所著則予年七十蒼源幾八十然尚未相見而寄題其篇則猶是四海之大九州之廣所謂聞名而思見所著而起慕效者而又何一方之足云

齊母張太君九十壽序齊欽齋徽士尊人也

予與徽士齊君游其母張太君以大節受旌爾時有司

即以賢壽題其門以為母年七十世所罕也及予為母作節壽録已届八十齊君嘗拜予且喜且懼以為世安有長繩可繫如此日者乃予宦京師以迄予告中間相距又十年而母尚無恙齊君因寓書及予重以九十之觴謂予稱祝予然後知我母之難老正未既也夫母不嘗以賢壽稱耶夫以賢致節以節致壽賢與節有定而壽則無定向之稱壽亦徒以七十古稀未必後來之有進于此而即此以頌已云罕覯乃不意進而八十又進

而九十則夫向之所為壽者在當時以為頌而以今觀之則祗為祈也在當時以為祝其所已至而以今觀之則祗祈其所未至也夫至祈其所未至而千秋百歲亦祗于未至間概之已矣且夫節母之年未易也冰霜短景私顧難度每詘指一歲可抵十歲而人之求節母者常恐以靡他之義久而生變每詘指一歲可抵數十歲則夫自矢志以至受旌已不啻百年之享而況受旌以來進而加倍則夫期頤耄耋豈足復為我母賀況從來

賢節之稱多得之身後幾見榮名大典及身享受至數十年者則是所至皆千秋也齊君書至云吾母教子之切垂老不輟而為之子者與故人相隔十年貧窶如故是安足以慰母心則節壽録不云乎齊氏自觀察公後幾墮儒術而吾母于先公齎志之後撫藐諸孤而授一經以為斯世經術之冠此真所謂以善養不以禄養者雖絀處何憾焉

默堂詩鈔序

古者試有甲乙科而鄉試無之以鄉第解之南省已耳未嘗設科也今則鄉會試並皆設科亦並有甲乙而近反去會試之乙科而獨存鄉試故會試無副榜即殿試三等皆謂之甲惟鄉試則但取入解者解禮部而以其副者貢之成均即乙科也康熙庚午

上命編修張君尚書郎王君司浙鄉試而以沈君武抑中乙科或謂有司明能知武抑或曰不然武抑豈僅中乙科者予知武抑久三吳推指名士首絀指武抑其先

人四世皆中甲科由父而上其為中外執法者三世矣以視武抑誠不無慙卿慙長之目區區是科誠何足為武抑重然而武抑之重是科何夥也毋論武抑舉文久為世誦習而即觀其詩體摭閎闓舉纂紃雕繪而悉返之神明之間然且質不傷雅樸不涉鄙追六義之遺而一袪近習之陋嘗謂浙詩頓降始于康熙甲乙間而武抑早有以振之予初從武康二韋君問訊武抑在三十年前越二十年而與陳君與公論文長安是時武抑居

塘西往往對其友而未嘗不願見其為人也今武抑以主文編修君出予門下見予于湖濵時與公二韋已墓有宿草而予始得與武抑慷慨論詩雖知之有素然亦私幸有是舉以得一見也然則武抑入長安其得藉是舉以見其詩并見其人猶是矣予故序其詩并述其所遇以志予相見之有幸焉

借山詩序

前一年折指戒為文間或彊勉偶一及雜體而于序則

戒之盡以為生平皆酬應文字而序居什八詩序尤甚人有以詩序請者必鑿坯閉閤拒不容息而獨于借山則不然借山謂予曰凡子之相戒序詩者亦以絶夫庸妄干進之徒謬邀虛譽以馳騖于聲利之塲言不足髙衹以取憎而有如澹然泊然絶塵離坱以偶然與風水相遭而不能出一詞加之豈古人贈言意哉曰不然夫序詩者序其詩耳其詩佳雖或馳騖可也其詩不佳雖澹泊不可也往予讀借山蘭亭一詩亟求其人而不得

書其詩扇間既而遇无休則无休几前亦有其人所贈詩其佳與蘭亭等夫山臞之作不習蕭茀必求其高文典冊飛書馳檄固為非分乃若六朝自湯休以下中晚唐自皎然靈一以下方外佳詩其所至超而至名者究無踰此二詩而止則夫借山之為詩亦可見矣乃既交借山嘆借山聞道之早二十而卻染不十年間即已受大鑒大法于平陽門下夫平陽不二之旨䀚然人間既已披僧伽黎衣其于語言文字宜一如土苴水沫匪惟

戒之抑從而唾棄之而借山落筆儻然有如白毫之自生而丹輪之日見者予序釋氏詩二人一蛤庵一借山也蛤庵與借山皆出自平陽之門雖蛤庵聞道較借山稍晚而其為詩則一也方蛤庵游五臺企脚京師為天子所知已名之留天龍而以病謝去借山承其師之旨將以祖庭未了事託之汗漫其與世往來必能紹平陽之蹟過于蛤庵而吾第以詩論今之言詩者有門庭矣詩無宗教禪無南北而第舉心之所得言之于人而

人亦即以其言之有得者而得之于心書之扇書之几案皆是也此所謂聞道者也此非門庭也夫如是而何勿序之有

嘉定李氏功行録序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即桑門因果之説之所自昉也顧禍福因應吾儒有其理而無其事故禹稷得天有窮被殪仲尼每置之勿論而史傳伯夷且有顏氏早殞盜蹠考

終之疑而其後桑門立教著為果報遂致法苑珠林諸
録竟與楞嚴法華並垂佛藏予束髮時或有授予立命
編者時崇禎之季袁氏所著方盛行於人考其為説大
抵昌言禍福因應而以已事實之然止袁氏一事已耳
其後數年漸有條列其事于其書後者又數年當
國朝初年則又變而為感應篇取道家太上感應一書
而句釋之且疏事其下而於是吾儒與道亦皆各有因
果之録先後行世夫吾儒為善不必得福為惡不必得

禍而老氏無為原以上德不德為道德之要即桑門上乘亦何嘗有善惡兩途可墮因果而其理其事則未必非奬善绌惡者之所見端也練川李九蘭負君子行少時以藝文雄于鄉既而避草澤闔戶不出今老矣自思獨行無可為及人者乃著功行録四卷分出處方外閨闈四則每則則又分若干格格若干條其為格甚具而為條頗煩至每條則又列言論于前而紀事實于後益合理與事而一之使讀之者見聞雜出理事並著按而

行之瞭若指掌夫生人不古久矣聖王教令不行于世而國家律法刑政桁楊刀鋸顯然在人以為入此則生出此則死然猶有閔然蹈死不少畏者夫人畏名義而為善者十不得一畏刑法而不為不善者十不得二而有如導之以淺近之言示之以時俗之行成敗禍福歷歷不爽則雖才識過人素稱特達者猶然相顧咨嗟惕焉感興而況夫婦知能其聾于昭昭而聾于冥冥者閭巷相觀葢往往而是也彼夫章句之子守理過拘惟恐

稍涉禍福即有類于佛氏之所為以為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盡亦取是書而誦之可乎

龍眠方又申游稿序

江左能詩家舊推雲間龍眠而方氏則尤擅龍眠之勝故啓禎之際有稱雲龍與方陳者陳則黄門方者指諸方也頋予與方氏交頗習而獨于宫詹父子兄弟未嘗委摯一被容接前歲從長干得見待御預裀席之好今則三孝廉君慨然游越而季子又申特將車以來承顔

受詞不啻覲安琰而遇莊朏焉又申固貴游之能賢者哉乃又申甫出游即為詩為詞紀其劉覽往復山川里道車騎盤盂之概措語清遙搆旨激越吾讀之而知其情之深與才之廣也夫家龔韋平身被文譽在又申固屬本事無所或異獨是又申丁門祚極盛之餘横被謠詠一若胥原欒郤平傾驟接雖欲道志事而難為情者而又申于通家舊故周旋樽酒之際輒流連慷慨形諸咏嘆是即王氏之念銅川庾信之悲江表亦罕有過而

又何諸方之詩之不能繼焉

燕臺醫按序

倉公受扁鵲之書于公乘陽慶逮其家居漢帝嘗問其治病所驗者記之于冊此後人醫按所自始也顧治十得九世難其人浸假得失平參世必好舉其所失而略其所得況浮湛湯液因循取驗其得失原無成形安能歷考其所得而為之記之雲間顧先生獨不然先生以經義治四門學作選人京師京師籍籍聞先生善醫其

家居時每醫人有成績稱聖儒其爲聲在崔長史李慶
嗣上姑請名之而先生亦復以邸舍岑寂即應名往顧
京師多官私醫萃天下之能醫者而僦于其間自給事
內廷以至踟躕幸舍者比比而是即有
詺名問按驗亦别有給事在左右者而先生非其人也
然而所至輒起亦且有醫藥已病之狀書之成帙夫上
醫醫國其次醫人夫人而知之矣生平讀書講道治舉
子之學原不能扶陰陽之精調燮補助而即其試仕方

州縣膺民物其張弛激揚亦何能展我欲為而有如噓吸之間就人之死生轉旋俄頃以與造物者爭其權度此亦吾儒施濟一快事也若夫其按可驗則予之家人已列其一如所為薄憂女子者而又何怪焉

蘇子傳胥山詩序

西泠古才地于文爭六季于詩爭漢魏三唐以上曩者順治之末會十郡名士于檇李之東塔寺惟時太倉吳學士尚在坐也榜文式于牆並推西泠之詩與雲間陳

黃門李舍人功出禹上葢惟恐六義之指之有隳于畸衺矣今西泠者舊渺無存者而胥山諸子起而踵其盛會開府好士闢館設醴躬請胥山諸同志按名授簡並以蘇子子傳爲之冠而子傳以留目辭也予因從馮子屺章私讀其詩清雄博達語警而氣軼古格今律各極其致此與啓禎諸賢格漢魏而律三唐者又豈有異純鉤在土光氣燭于上無問遠近卬首交睫而得之不必斸其涂破其匱淬厲其鋩華而後始揚其美也然而毀

壁而飛翀漢而出者必有之特是西泠為詩向能式靡挽之于鍾譚既行之後與黄門舍人爭相後先而近習畸衺間有流為打油為韶賣而不可底者晉山諸子之大有造于西泠也吾將以子儔為揮戈之先矣

家文山菜根堂全集序

天之生物何限丹砂黄金瑤琨銀鏤不知其幾何也辰之砂拘彌之珠扶南之剛金林邑之貝不知其若何所也其或産于辰者亦産于宜出于拘彌者亦出于大秦

以至硨磲馬腦琅玕瑇瑁自南番西竺東胡北貉所在皆有未詳其得于此得于彼也惟生才即不然左顧溟渤右顧流沙自日出日入以及南至北至之際其一時所生可以指詘而枚計如視地如手探鍩如坐闕樓數過馬未嘗有纖悉之遺幾微之不可辨也然而多不過十人少不下七八人然且此十人與七八人中求其能壇後如前人之赫然者則不得一二焉閩之有文山即閩之一人也前此周侍郎櫟園每稱文山為五言長城

宛平王文貞之五言古詩太倉吳學士之歌行中原彭禹峰方伯之七言律與文山五律可以頡頏間嘗讀侍郎所摘文山五字句而慕之今文山合輯其序記賦頌彚為一集夫文山之文亦豪矣予過文山晚甫一再見而予與文山皆已老計夙昔所為詩文亦既止此欲求其更進不可得然而予忝才盡而文山之可傳者遂復不少東南多瓌寳曩時重海中紅剌為帝子冠衣之飾相傳其名有所為紅亞姑青亞姑者皆石也而閩之名

山其新産文石率五色陸離光芒璀璨相其聲價有遠出亞姑上者此東南之寶之可驗者也以當文山其亦間生之一矣若夫予兩人族誼則文山方七十予於他序中及之而此何贅焉

胡寅公詩序

工舉文而復工詩者二人姜子武孫胡子寅公是也二人舉文行天下而顧艱于一遇武孫垂老舉于鄉寅公至今日始就試天安門外除温州教授夫以其所專工

者而知之甚艱猶俟之遲久之後況偶然為詩安望其驟致聲名為當世諷詠家所推重而寅公出蓟門雜詩自計車道路以及天街馳驟載剌投贈之作長安公卿無愚智皆籍藉道寅公詩工則豈非龍阿不能藏夜光無可掩與往伯氏大千為仁和教諭論文之暇間亦論詩第其說以聲律為主世無不審聲不協律而可以稱風人作韻文者人初怪其說之異及按之古人則往與說合大抵律與絶其為聲為律皆易調劑而至于五七

字古詩則宮商相宣律呂相應一推一挽皆如弦鞉家之有關捩存乎其間自非明于永言者其乖舛立見而寅公豪蕩激越噌吰鞺鞳一唱三嘆居然宮商律呂互為宣布是豈諷詠家所易致哉宜其並舉文而稱工矣

西河集卷四十三

西河集卷四十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序二十一

淮陰張儀部農部二鄉賢祖孫合祀録序

自唐貞觀中詔以左丘明伏勝毛萇鄭衆等配孔子廟庭後遂推廣諸儒以次增入然第取其有裨于學校者耳唯明以名宦鄉賢並厠澤宫分置兩祠於靈星門外則興秩

之餘旁有祭哖顧其始猶不失邦賢祭社之義而其後浸濫而不可問也予游淮陰值儀部郎張公與其孫農部主事同時舉鄉賢自巡漕開府暨督學使君以下皆藉藉稱兩先生宜附廟祀敕郡縣吏及學校經師各執結給皷吹迎主以入凡鄉官坊騎三舍子弟咸衣冠捧輿由圜橋升令春秋三獻官竣事得以例分哖左右繼諸先儒之後猗歟盛哉令相距二十年予被徵來京師而農部之子吏部公偕嗣上舍亦父子同時膺聘赴都投牒之次見予于邸

堂之牖間重以予游淮之舊握手道故予方念吏部公父子聘幣一時稱勝事而公則復以其先人合祀一録令諸同舉者各為詩歌而屬予為序予乃嘆張氏一門之盛為未易幾也夫生莫重乎以名徵死莫大乎以神饗故樽俎在堂羔雁在戶世所難及而張氏一門兼之然且祖孫咸秩父子並摯數世之間懿美疊見嗟乎其于學校何如也夫居官能方有政可紀是之謂賢邁蹟顯揚克誦駿烈是之謂孝夫儀部與農部公賢以開之

而在吏部公與上舍則又孝以繼之是皆不可以無詠予宿昔在淮曽與吏部公父子讌飲賦詩至今相傳有所為曲江之園雲起之閣者曽幾何時而吏部公安車來京將仍返故廬而予亦老病庶幸儌放歸之例獨上舍君與諸同舉者以纂修前史入承明著作之庭倘他日二張之傳成之文孫與同舉諸君則今日同舉諸君之為詩歌為文又安知不即為他日國史所嚆矢與

介和堂續集序

戊午之秋

朝廷詔丞相御史二千石舉内外府州縣官暨草澤有

學行者策試

殿廷而待庵與予同在舉中會

天子詰武事收復西川不即較六論留公車門待庵日

為詩與長安舊游酧酢往來今詩集中所為

帝京湯泉諸詩皆是也夫待庵少為詩暨通籍而截然

不為自筮仕以來則間一為之至是而意氣坌涌揺筆如擢枝既已大具詞業呈門下兩省就試殿前而其後以取數限也吾聞漢重經學韓固被黜唐尚文賦韓愈受裁從來得失之數原未有定獨是習俗耳受必謂簿書親切載籍或遠幾見狎三善而工六義者夫天下生才無盡作者間出雖摛詞逞韻家叶戸曉而求其能當于是者亦復有幾乃自負名下裒然藝林而疏鄙庸劣茫然不解比興為何物即間有識者亦復

浸淫流漫不能拘正始之舊而目數蒯隷手弄錢刀能自為篇幅出短長雜詠而悉有以軌于法誰謂懷縣非詩人也

蘇潭張氏族譜序

古者君子行禮以敘宗族族之所敘則禮從生焉故因孝以推之因睦以合之初未嘗不惇本邮末而其後稍相遠也嘗按之族服之制四世而緦至六世而服已絶則親亦已盡是毋論棄德曠宗塞源拔本者固于斯有

淪遺之感而即以服推其因禮降而情殺者亦復何限然則族譜之設雖肇自有宋倘亦先王惇宗敘族之遺意也與今世家舊閥多著譜牒而時移代易廢棄多有苟非為其後者有以修之則三眷之親同于九等吾未見其能禪後也蘇潭張氏自宋時廉訪公來遷蕭山遂族于斯歷元明數百年代有賢哲已見之邑乘而曩時有譜創于元季廉訪曾孫曁明永樂間則郡丞公重修之自是以後闕焉罔載者越數百年裔孫純白由泰州

教授歸里毅然以修譜為己任自隋唐以來方城曲江吉水新淦各為疏覈凡世系前後稍有同異必親至其地咨諏詳較務求殫晳而後已而乃越二十餘年而其書始成夫隋唐宋明為世已遠其為親幹族屬亦已長久根株之大茂木莽莽乃得收其渙散聯其乏絕使弈世衣裘譬指時地爵齒皆已彙存之數簡之間其竭數十年之精力不為不勞而成書以後予滞京邸亦復不遠數千里遣其子孝廉君持書至京索予為序夫上下

千載縱横萬里其勢本同而前考之數千年而不以為遥近索之數千里之外而不以為遠則自是以後其為久長計而不得以因循苟且之端任其漓渙焉可知也

益都相公佳山堂詩集序

士有一言而足為天下重者宰相是也夫宰相不言則已言則必為天下重則所言不既難乎曰言當乎理而言難以理為言而言即不難惟詩亦然方其溯四始案六義博求名物旁及鐘律初亦殊覺其漫漶而源本既

得循行習坎隨其勢之所自至如通波赴壑備極涵演皆足以見其根之所存予誦盍都師相之爲詩久矣方予誦師相詩時每嘆其言大而旨博義深而見逺絪緼闔闢渾括萬有渢渢乎大人之言也曁予以應

名來京師會

天子蕃時機無暇親策制舉得倣舊例先具詞業繳丞相府予因獲隨儕衆謁府門下適單馬從閣中出揭剥倒屣延入爲賔客當其時先予居門下設食授室粲然

成列者已不啻昭王之舘平津之第也乃予以受教之久時執經侍側見其所為大文者代言應制端坐而卓筆儼治絲然繅緒及而緵纚成而即其汜汜酬酢日或十往返彼唱此和印符取煦莫此之速則當誦師相詩時望洋浩嘆冥兆俱絶又安知其如此甞大雪中請沐歸取門下從游所為詩句繁而韻僻張燈伸帛師相口授門生筆追形之不逮聲且尋丈也文猶風也風發而噫嘘飀飅力能載物夫然後垂天之翼挾而萬里文猶

水也水盛而天吴所擧極魚蟲物怪吞舟撼嶽之竒包幕不失螽至言若桴鼓而大文無方幅理固然也今師相之詩自樂府古體以迄兩韻分班定部類有成書其間上紹三百下及八代就其裁製皆足統源流而窮正變乃嶒崆博大動無細響上之為登歌拊詠之音次之亦不失三調五聲出納治忽之數自非義蘊于中氣流于外涵容橐籥而羅絡紛賾于無盡則玉臺太一形于樸斵吾見其敝也在昔文教之興每與運會相終始故

三代初闢渾渾灝灝漢唐開國猶不失扶輿之氣今
聖天子大啟文明賢宰相百執各展其經緯以黼黻為
國華習俗偶岐易成頗僻而師相重有以正之卷阿七
月豈止張蘇論撰已與明世相國甚尊無三省之分又
無取旨降敕覆奏施行之異其為政事堂雖尚書門下
莫敢參預獨内廷傳奉多假之中貴之手而今則録白
書黄委之門下施行封駁移于六曹惟是君臣之間一
德一心諮諏善敗往往出一言以為天下蒼生之幸其

獻納所裨有過于前代什伯者況乎文章喉舌同在司命豈無讀師相之詩而懔然思蹶然而興于道者然則敦厚之教風人不廢焉知師相之矢歌不即為師相之所為坐論者也

姜武孫七十壽序

唐白少傅居東都作尚齒之會其時少傅裁七十而其所與者若懷州司馬輩皆晚年相結並非宿昔往來之舊故少傅于履道坊懷諸舊游往往舉微之夢得子厚

諸君形諸詠嘆而九老之數一不及焉甚矣得年之難也予弱冠與武孫先生為文友其同時鬱起能以古今文爭長海內者累累也然必推先生為祭酒間嘗舉髙會少長畢集設賁鼓于壇圻之左其首執銅盤而啐血以釁盟者必先生也曾幾何時而疇昔之累累者或散或偶往往游仕之四方迄于今其在者鮮矣先生年已踰杖鄉而膂力如方剛者古云松栢之姿經霜彌茂非與吾聞埄墳之生物本異鹵磽而耛耠之下其種易成

江河之渫水殊于涔汋而能蘊其道則勢易行方先生席世閥閲比之漢之韋平晉之王謝自光禄太僕以下司農宗伯各有表建為列代名臣而其家之先後世濟内而卿貳外而丞令不絶也先生獨晩成舉文試義傳譽滿海内尚艱一售至趨庭之賢先雋南宮而先生始以京闈舉也雖曰喬木久蔭必無改柯而先生終以至德持之世嘗稱才人輕薄最易怙勢故古有多才鮮終之嘆而先生初專責已既期利物又既而根理氏性直

極之知天之學將近世之所為以釋詁為講德者而先生一反之其善席寵厚如此夫自古無祈年之法而中庸栽培壽可必得雖富貴所自有然而年亦彌卲焉去年秋先生之德配史儒人以貳膳之歲親朋為舉觴壽孺人并及先生重齊眉也今先生臻貳膳嗣子内史君就選人將之長安而以予為故交也屬予為文書之幛予思尚齒之會少傅雖為政而以年甫七十羸劘之座末降此而耆英而至道而真率在有宋累舉洛中者長

不過七十次裁六十羸耳予以六十餘年之交得與斯會不可謂僭而獨是當時故交如夢得孚厚無一在者雖欲舉尚齒之觴不得也然則當斯時而得年如先生巋然七十不可謂易事也則夫由履道而至道而耆英而眞率雖屢舉可也

李丹壑進士館選庶吉士賀屛序

宋人作春明退朝録多記早達而弇州繼之遂將近代早達者譜入三述謂之盛事然大抵成童以前率皆童

科膺薦如蕭何草律以太史試學童補史書令史而魏晉相仍所稱童子郎者是也獨是科目之設隣于發覆雖年如子淵齒如項槖何所別識以故早齡通籍代不乏人而求其十六成進士者則自明三百年來所傳祇王庶子一人而他無聞焉

國家崇儒右文景運日隆加之

聖天子興復古學一時摛文掞藻之士翩翩蔚起意必有聖童畸質可為當代標人瑞者而學士李公其令嗣

丹壑以十五歲舉于鄉十六成進士時康熙己未春官

列名赴

殿廷對策擢髙等遂得

召問改翰林院庶吉士使讀書中祕以補館學生三十人之列一時聞之者無不嘖嘖稱嘆以為極盛吾聞越睒之生蘭筋宿成雖紐紲未賒居然有籋雲掣電之勢鸑鷟産丹穴體備六象質負五采初未甞巢阿儛庭而長離所燭菡萏興而文章見蓋瑞應昌隆固神物所自

鍾也然而崑丘良木滋以靈露威鳳雖奇宜畜嘉德曩者任咸黄琬皆以夙悟力學卒成大器故唐宋分十齋教諭專畀異才而明時茶陵少師亦以十七成進士讀書中秘究之黽勉奮發肆情藝苑以致入參大政多所建白至于今鴻文鉅業追溯前事者尚藉藉稱茶陵不衰今之授館學即公輔儲材之地也深嚴親近必用經術有學者上備

顧問兼之冊府鄭重並以大詞掌書命則凡經緯黼黻

儲侍以須萬不預于是時最之葢年少力學勉在青陽
雖曰揣摩所由終而實則淬厲之所由始也夫居寵不
驚履榮不衒達人之識而茍其居髙而益進于髙席厚
而益期于厚則雖恢台日盛而卒無日中則昃之慮今
學士致身祕閣猝擷經史旣已躋玉堂之長然且周旋
入直勞勩謙抑未嘗少縱即晨入暮出東第稍閒遽與
天下賢儁傾筐倒篋談千秋之業而丹壑于趨庭之餘
觀樵有素他日為

天子親臣繼志述事恐茶陵閒望定無以過予故于彈冠之頃不為頌而為勉如此不然父子同朝世掌綸綍池上鳳毛古人所羨即以弇州三述觀之其為父子翰苑者亦復有幾吾又何為不嘖嘖焉

星槎詩序

予過上海與徐君西崖為忘年交西崖真才人也既而友西崖之友得星槎金君所投贈詩予愛之不減西崖顧西崖為此鄉領袖而其所與游悉能文有學之士其

為詩與詞尚得追曩時黄門舍人遺響不與世移易故其惑於邪說而甘入宋元誇下坎塪汨淖而不得復濯之清滄之淵者惟此鄉為最晚夫近世之為詩甚矣又爬刮刷豬櫨鴨蒜零糟蔵溲瀰漫紙上而調必轆轤不曉轉變語必起伏不識對待袒膊張齒以相習為噱嗄咧喇之音譬諸京師之販傭終日叫街而全不解鐘呂宮徵為何等則又宋元人所不屑道者直市儈事耳吾不意堂堂文苑為詞翰標指而反出于是乃星槎為詩

即不然風流涵泳詞洽而氣清句必有聲字必有色寧爲澹宕毋入褊棘此如吳中人士越布單衣而自足以據高流之上世不乏傖人不與較也予向許星槎詩謂爲文房夢得可當進步而星槎近入長安詩體容肆方超超乎淩厲而上而復以長安塵鞅難以久處將隨官浮梁者爲西江游夫廬嶽之高鄱陽之廣其爲詩境當復有進于是者慎毋謂茅靡之習倡自首善遂謂廣大不足法也星槎將行以近詩屬序予告之以此并告西

崖夫西崖則已知之矣

寄贈周平山游嶺表序平山原名玉輪字秋駕

吾邑多隱君子夫隱君子者非以其好晦而惡通也又非以用于昔而不用于今也必其才可為而不為德可見而不見身可以用世而世不必為身用斯足尚矣今天下不出者則其才不足用耳德不可以見諸時耳非然則亦身世不相副彼以是求而我不必即以是應耳非然則鮮有能隱者矣今

聖天子旁招文學以地震求治思舉山林高隱之士即
巳下其
諭于郡國守牧與御史大夫以下而宰相復屬意吾邑
趣邑令按名敦請使上應
詔旨而邑之君子悉杜門闔壁謝去若避惟平山周先
生以先在嶺表得免而其事亦遂巳予嘗讀子伯南士
送平山序知平山去時邑君子多以文贈而予值赴都
不能出一言相别意謂平山者必厭予垢贖蹶躃隨計

吏舉制科公車門下徵辛入侍以自比于公孫弘東方揚雄之列可恥孰甚而乃託諸故人貽書從嶺表數千里詢問無恙予乃知平山之意氣眞而性情遠也夫砦利者慕利者也平山胸中無利故見利而不以為利且夫平山固未嘗晦也平山少以文章顯今復以經術知于時不能自閟往往為人入幕以展其才抱然則金馬門猶是矣故吾謂平山才德可以見而不見斯謂之隱世嘗比平山之德有似陽城昔者陽城以兄弟友愛不

能暫離各不忍娶婦而平山則既娶而從其尊大人游其繼也復隨其兩兄以禄仕走四方所至獨身從合食共寢各留其婦于其家凡數十年而平山無子而婦以死也今其兄歸里而平山以再娶復别其婦作嶺徼行葢以隨其兄時官貧或不能計晨夕則又間出其才技為友人入幕藉其背以養而其後主賔相得則一如兄弟之相愛而不忍舍也夫平山于友朋之間則又如是矣人惟性情遠則所見者曠不責過不及道廣能容而

亦惟意氣直則友朋兄弟所在親切方予初友平山時

裁總丱耳今相距四十年中間别多而會少惟恐形跡

之間將復疏遠少親切而回思予故人向之所為親切

者今復散盡而獨平山與予伯嶶之南士數人僅稱白

首而南士又死于路則雖書問千里諮詢無恙亦猶然

疏遠不切而況出處之間與平山曰盍贈我以言因寄

之且以示予伯嶶之之家居者焉

送登封令江南張君赴任序

洛邑為天下之中而陽城又為洛邑之中夫陽城即登封地也在昔姬公卜宅既已食洛攻位定為東京而又封表太室端圭于陽城上下之間定其標而為之則之臺觀巋然使夫土中之實之必有所在此曷故哉誠以為陰陽之和道里之均必有其端焉而不可涸也今天下居重之勢久在東北縱不必如漢晉隋唐申畫其地顧古亦有云欲萬四方先規中央夫以天地之中而為之宰者百里南面深其溝而隆其堵料土中之民而井

伍區畫亦重事矣予向時曽游二室藉隣州使君假我車騎遍求夫古之所謂步影與測象者浩然感興益仰觀俯察人事以起特未嘗過邑宰而驗其治政之何如也今相距若干年予至京師會江南張君以謁選得登封宰或謂張君才大登封瘠不足以展攄其才或謂登封雖土中然故非形勢所在邑且荒僻非要害張君無可為吏治地而吾不謂然夫以邑長之尊寄一方民社之重銅符軒綏朱丹其車豈不惟材幹彊力是視而宿

昔美為政者其在前古則稱單父以揮絃操縵為能事而近稱河陽則居然灌花蒔卉任娛目快志而畧不為愧此豈真不足于政事而為是泄泄也哉葢和平者有功而彊毅者多割也今天下皆尚名法凡租庸獄訟進才絀不肖皆一以簡覈自效毋論庸庸者洪涊却足而即其勵精鍥志偶一過當皆足為病有如舉一事焉在張君長材遠思豈無一往奮發之槩而徐而思之凡天下之可以益官者未必無少損于民其可以邀譽于百

姓者未必不少吏于政治而由是以酌于中抑有為以補不及借調劑之術以行其催科撫字兩兩難全之意是即姬公所顧聞而宓子之所相視而歡然者也若夫自服土中古有其說則先之以喜怒之和繼之以競緑之節張弛損益各得其宜陰陽調而水旱時導其道路而可以幾無偏無陂之治此豈張君所難為然而未敢驟已張君將行京師善詩者各為詩送之而請予序之如此或謂登封古封禪地

今天子方召文學將欲登封喬嶽躋七十二君之盛他日者

翠華臨幸驗縣令之治必當同律準度為肆覲者所稱首夫政果能調又何患

天子不見知哉

西河集卷四十四